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从那时起，抗日救国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

在安庆地区，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歼敌数千；敌后战场上，新四军第四支队等部游击作战，奇袭日伪；民众抗战中，各救亡团体、各抗日根据地，不分男女老少，万众一心齐抗日……

75年前的伟大胜利，浸透着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与生命，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再回首，铮铮铁骨斑斑血，历历在目；看今朝，朗朗乾坤山河阔，换了人间。



位于206国道旁的铁铺岭战斗遗址纪念碑。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烽火岁月 不屈战歌

——安庆军民浴血抗战保家卫国

全媒体记者 常艳

1938年的中国，烽火漫天。占领南京的日军早已盯上了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汇于此，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这座城市都是当之无愧的交通枢纽。加上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一些重要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这让武汉的战略地位显得极为重要。

而安庆地区（时属第五战区）交通便利，建有机场，因日军护卫战斗机续航力原因，对安庆觊觎已久。日军大本营曾下令海军“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正面战场节节抵抗

“当时，日军认为速战速决攻占武汉能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徐舒媛说。

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计划南北两路夹击武汉，一路为华中派遣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另一路沿长江向西夹击，企图一举攻占武汉。

大军压境，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切断了日军沿淮河的进攻路线，因此，长江沿岸成为进攻武汉的主要方向。其时，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的安庆地区，成为阻击日军西进的最前沿阵地。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武汉会战序幕正式打响。

从6月到8月，日军从水、陆两路进攻安庆，在此期间，国民革命军第21、第26、第27集团军及第11、第29集团军一部在正面战场上进行顽强阻击，其中，太湖县境内多起战斗尤为惨烈。

7月25日，日军兵分两路，向太湖县城进攻。国民革命军第31军第138师莫德宏部在太湖小池、刘山铺、东山头、县城等地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138师炮弹用尽，第五战区副司令李品仙即令昼夜解运。双方激战至26日正午，县城失守，城内百余守军尽皆牺牲，138师大部退守太湖城西隘路口两侧高地。

27日晨，日军今村支队向退守城

西隘路口两侧高地的138师阵地实施步、炮、空联合猛烈攻击，但在138师步、炮协同下，死守阵地，日军死伤约1600余人。

在桃铺杨家岭、在城北四面尖高地、在南部龙山宫……138师顶住日军猛烈炮火，坚守阵地。直到30日晨，终因伤亡太大，向湖北英山方面退却。

从25日到30日，在太湖战场中国军队伤亡3000余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138师给侵华日军第6师团予以重创，由于伤亡过大，日军不得不在黄梅地区进行休整。

“武汉会战从6月到10月，虽然最后武汉失守，但以积小胜换大捷，以空间换时间”，使日军速战速决攻占武汉的战略破灭，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关键转折点。”徐舒媛介绍，武汉会战战事在安庆地区持续了两个月，为中国方面保卫武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敌后抗战党旗猎猎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畔弥漫的硝烟随侵华日军的铁蹄一路南下，全中国到了民族危亡之际。

此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

一周后，7月15日，红28军政委高敬亭致函国民党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举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之后的半个月，历经蛇形岗接头、衙前会商、青天谈判，于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签订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首开国共两党进行地方合作抗日的先河，史称“岳西谈判”。

此后，新四军各部队挺进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使日军陷入腹背两面挨打的不利局面。

在安庆地区，一支由红28军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庆抗战史上留下诸多战绩。

当时的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

的重要交通补给线，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积极捕捉战机，神出鬼没地伏击日寇。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第四支队8团2营奉命在桐城县“北大门”伏击日军，在大关、小关路段设伏后，静待日军入瓮。待日军大部队和后卫排双双进入伏击区域时，营长朱绍清一声令下，2营新四军战士向日军发动攻击。仅10多分钟，便歼敌20多人。9月19日，还在大关，第四支队特务营一部设伏，消灭敌人4人，并夺回一部分被日军掠夺的民间物资。第二天，第四支队直属队再次在大关地段设伏，毙伤敌6人，俘敌3人，毙敌战马10匹。

灵活主动、速战速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大小关伏击战、平坦伏击战、范家岗伏击战、棋盘岭伏击战、铁铺岭伏击战……1938年6月至11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庆地区主动灵活捕捉战机伏击日寇，不断截击袭扰日军运输车辆，迟滞日军交通运输，牵制日军进攻，仅桐城段、怀宁段就进行了大小十多次的伏击战，捷报频传。不仅钳制了日军西犯，还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提振了军威，鼓舞了安庆地区军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徐舒媛介绍，除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沿线伏击之外，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北渡长江，开辟桐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七师、五师抗日日伪……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安庆地区新四军抗日日伪大小战斗70余次，击毙日伪军1100余人，缴获多种武器1300件，捣毁日伪据点30个。一面面党旗在安庆地区高高飘扬。

星火燎原全民抗战

抗战，从来不止在战场上。在安庆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奋力搏杀的同时，革命的火种早已以各种形式播撒开来。

1937年11月，由爱国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进驻安庆。12月6日，在安庆天台里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各县流动工作队队员齐聚一堂，他们举手宣誓，并在早早准备好的“保卫大安徽”的横幅下拍照留念。之后，便开

赴皖西大别山区，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块空地就是他们的戏台，一张报纸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在宣传活动期间，各县流动队通过排演街头剧、糅合地方戏曲演戏、演讲、画漫画、出报等方式，把抗日剧演给群众看，把道理说给群众听，把前方战报、国情大事抄录给群众读……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方法，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传得更远更广。

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桐东潜藏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逆流险境，中共桐东县委在桐西蒋铁乡望岭岭家祠堂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做出决定：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历史的转折由此开启。从此，安庆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支游击队20余人，从8支驳壳枪和4箱子子弹开始，通过不断自筹枪支、收缴枪械，这支由桐东县委组织的游击队成为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第二连。自此，安庆地区党组织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之后，中心县委和队伍由桐西转移到桐东，开始了桐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创工作。

抗战期间，包括桐东在内，新四军在安庆各地先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根据地8块，县级抗日民主政权4个，区、乡政权29个。根据地总面积3450平方公里，人口达70万人。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指引下，安庆各县人民踊跃参加新四军，全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成为新四军的坚强后盾。

“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的伟大旗帜。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聚集起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间力量。”徐舒媛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48军在军长苏祖馨率领下开进安庆，正式接管安庆的城防事务。自此，安庆彻底从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

8月28日上午，记者站在206国道怀宁县月山镇学田村段看到，国道一线，车流不息，国道两侧，群山绵延。从月山镇至茶岭六七公里，国道均在群山夹缝之中，大致呈南北走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206国道学田村段以西，可见一处碑址，石碑为1992年11月怀宁县县委、县政府在此设立，纪念的是1938年10月发生在这里的由新四军四支队发起的一次袭击日本军车的铁铺岭战斗，这是日军占领安庆后首次在其眼皮底下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

据资料记载，1938年6月12日日军占领安庆后，相继占领了月山、高河、洪铺等周边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在一些重要地区及卡口均有驻军把守。

兵力，2个排配备轻机枪，布置在安合公路西侧大排山和蟹子岗之间的铁铺岭一带，2个便衣班和1个警戒班埋伏在公路两侧不同地方，蟹子岗顶配置了望哨，指挥所也设在这里。新四军战士还约定战斗信号：鸣一枪开打，挥动白手巾撤退。

上午9点多开始，安庆方向相继驶来日军汽车200余辆，日军下车四处侦察无果后返回。当天，新四军战士一直在等待时机打击敌人。下午1点半左右，安庆方向又驶来3辆汽车，在汽车开到距便衣班约10米远处，指挥所发炮开打。一时间，新四军战士向汽车及跳下车的日军发起猛攻，战斗持续半个小时，日军被全部消灭。

此次战斗，新四军战士击毙日军分队长1人、士兵28人，缴获步

伏击铁铺岭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胡浩

记者脚下的这条国道，当时名为安合（安庆到合肥）公路，那时每天都有日军的警戒巡逻车和军需运输车通过，少则数辆，多则百辆，偶尔也有骑兵队通过。另外，日军还经常安排小股部队在公路两侧侦察游击——从日军活动情况看，安合公路是当时日军的战略生命线 and 继续西进的重要补给线。

生于1933年的学田村村民曹义文告诉记者，当时安合公路两边的山上，碉堡众多，蟹子岗、饭甑山、蜡烛尖、狮子山等山高一点的地方都有，公路两边还有战壕。他当时5岁，只是隐约记得当时每天路上车子、“鬼子”跑个不停，“鬼子”抓到大人就拉去做苦力，晚上关起来不给回家。后来，曹义文听大人说，村里还有人做了日军翻译，被抓去的人跟翻译熟一些的，就让翻译跟“鬼子”说一说，能被当作“顺民”给放回去。

怀宁县县委史志室副主任谢转生说，新四军四支队为了宣传动员民众抗日，配合武汉保卫战，牵制日军并切断补给线，从6月起一直活动在安合公路附近，寻机打击敌人。铁铺岭在月山镇集镇北边1公里，这里两山夹一谷，安合公路在此通过，是理想的伏击之地。

1938年10月17日，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抽出2个排加3个班的

枪28支、手枪1支以及食物等军需用品，但新四军战士也牺牲4人，受伤1人。战斗结束后半个小时，后续开来的5辆装甲车因不知新四军去向，向四周乱发炮弹，另有2辆汽车在周边展开搜索，也没有结果。

曹义文还记得，铁铺岭战斗第二天下午，“鬼子”为了报复，沿着安合公路西侧一路烧杀，许多人家的房子都被点着了。他家在公路东侧，自己当时不懂事，也在公路西侧跟着别人一起“跑反”（旧词，战时逃难，事后返回）。所幸，他活了下来，但回家后还是因为没有紧跟父母、自己乱跑被父亲揍了一顿。

比曹义文小3岁的同村村民刘同本，曾听其父母说，当时他们举家逃难到附近的广村村一座洋楼里，经记者求证，洋楼是一座西方教堂，当时许多村民在此寻求庇护，他的弟弟也是“跑反”期间在这里出生的。所幸，等他们回家时，自家的草屋没被烧掉，虽然值钱的物件没了，但藏起来的粮食还在。

谢转生说，铁铺岭战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挺进怀宁地区后的首次战斗，首战告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斗志。此战之后，新四军在怀宁民众心中赢得了威望和支持，广大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踊跃参加人民军队，打开了怀宁抗日斗争新局面。



94岁的徐东旭精神矍铄。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摄

战争铸就了一段血与泪的历史，而造就这段历史的老兵群体，以及老兵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越发闪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来临之际，记者走近94岁的抗战老兵徐东旭，听他讲述那些在深山密林里顽强战斗的往事。

9月1日，在潜山市潭潭镇双峰社区一处清静的农家小院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院子里踱步。这位老人就是徐东旭，老人家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身体硬朗，说话铿锵有力。“我爸呀，就是耳朵有点背，你们说话得大声。”老人的大女儿徐灵敏笑着说。

徐东旭记忆力很好，回想起那段烽火岁月，仍然历历在目。

1927年3月，徐东旭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弟兄三人，他排行老大。小时候，他很早就开始干农活，若是苦了点，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勉强过得去。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安庆沦陷。10岁的徐东旭，第一次有了战争的记忆。

1938年6月，日军侵入潜山县境，在潭潭镇棋盘岭，与在此死守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我们被转移到了黄柏山区，但不放心家里，又偷偷跑回来拿东西。”徐东旭说，他看见了日本飞机在头顶飞过，听见了炮弹落在地面上的爆炸声……激战两天，守军伤亡惨重，棋盘岭失守。此后几年，日军又多次侵入，驻守在潜山的国民党军队殊死抵抗，伤亡众多，急需补充兵员。徐东旭的生活就此改变。

1943年6月的一天，正在田里干活的徐东旭，被保长拉壮丁，送往了潜山教导连，补充兵员。“我家弟兄三人，按照当时的要求，必须要有一人参军入伍，我

是老大，那肯定是我去。”徐东旭说。

加入队伍后，很快分发鞋帽，许多和他一样的少年，在穿戴整齐列队后，就算成为了军人。但他不会开枪，更不会作战，内心惶恐。

为了让他们尽快走上战场，部队安排新兵们在水吼镇集训。“我们渐渐熟悉步枪、轻机枪，也学会了观察地形、服从命令。”徐东旭说，学到本领后，大家底气越来越足，也做好了随时出战的准备。

上战场前，徐东旭被编入48军138师414团2营5连，部队驻扎在当时的糖水镇油坊村，常在潜山、安庆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战。

“当时日军在集贤关扎营，我们去

月山那边打探日军消息，常能与日军狭路相逢。”徐东旭回忆，有一次，在集贤关附近的山区，他所在的连队正在执行任务，忽然前方有战士被附近日军的一个隐蔽碉堡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嗖嗖”飞来的子弹从身边擦过，前面的战士有人倒下，连长一边稳住队伍，一边赶紧叫人上去支援。就在这时，日军的一个小队悄悄潜入到他们后方准备偷袭，诡计很快被识破，十几名战士潜入到右侧高地，待敌稍近时，立即打敌人措手不及，冲锋的敌人不敢再往前。与敌人相比，他在连队的装备很差，敌我力量悬殊，连长立即指示部队悄悄转移。这次战斗中，多名日军被击倒，而他的连队仅有两人轻伤。

在近两年时间的战斗中，凭借皖南的深山密林掩护，连长就带着徐东旭100多号人与日军周旋打游击，常能乘敌不备时实施偷袭，打完之后迅速潜入深山。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初闻消息时，徐东旭不敢相信，“昨天还在战斗呢，今天就投降了？”部队领导打消了他的疑虑，带着他们开始庆祝。很快，部队又接到上面命令，到合肥接收投降日军部队。他们从油坊街到官庄，拟经六安到合肥，途中任务有变，最终在淮南接收了在淮南淮北的日军部队。

1946年，因抗拒打内战和思家心切，徐东旭逃回家乡，当起了农民。说话间，老人视如珍宝般拿出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及诸多纪念牌，“抗战老兵，民族脊梁”，金底红字，熠熠生辉。

安慶日報
專題副刊部
电话：5325922 5325921
E-mail: zw5325922@163.com